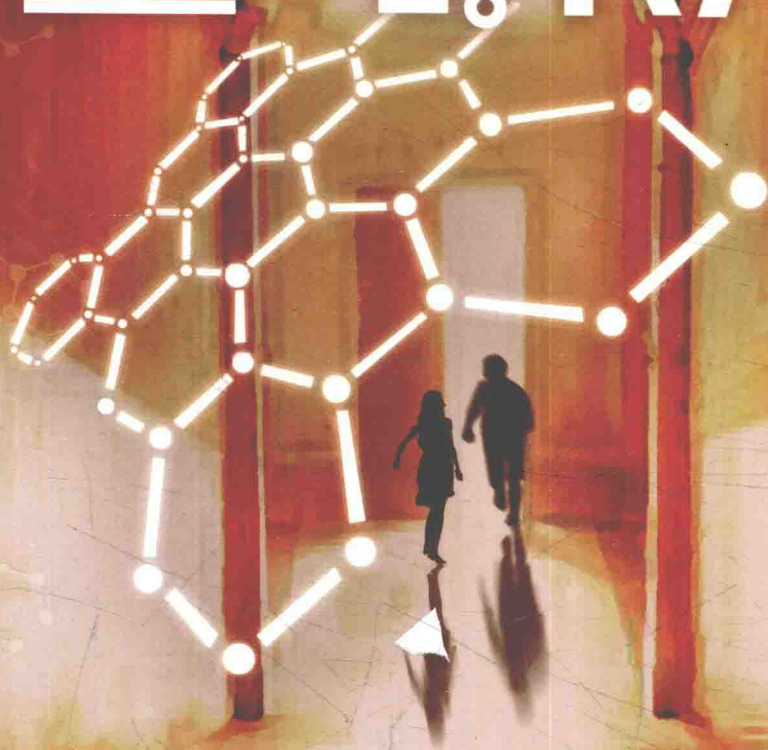


SLUTET PÅ KEDJAN

重写未来



〔瑞典〕弗雷德列克·T.沃尔森 著
李若愚 译

FREDRIK T. OLSSON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Slutet på kedjan

重写未来

〔瑞典〕弗雷德列克·T. 沃尔森 著

李若愚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2284

SLUTET PÅ KEDJAN

by Fredrik T.Olsson

Copyright © 2014 by Fredrik T.Olsson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rtners in Stories Stockholm AB, Swede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写未来/(瑞典)弗雷德列克·T.沃尔森著;李

若愚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3148-8

I. ①重… II. ①弗…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瑞典-现代 IV. ①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2073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任 战

封面设计 钱 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84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3.5

版 次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148-8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他们说写作是孤单的。说实话，并不是这样。实际上，是我身边的人越来越希望这是真的。

通常，文本的内容越重要，字号就越小，所以我要用难以辨认的小字来表达对你们最诚挚的感谢。

威廉·贝尔曼，谢谢你鼓励我写这本书。

贝蒂娜·布鲁恩，谢谢你接受我确实写了一本书的事实。

老爸、老妈和老妹，谢谢你们从来不问我为什么不务正业。

卡勒·马丁，谢谢你表现出我没想到热情。

“故事伴侣”公司的约纳斯、艾格尼丝、瑟琳和朱莉，谢谢你们陪我走过这段冒险旅程。

瓦尔斯特伦 & 维德斯特兰德出版社的海伦、卡特琳娜、卡拉、伊莎贝拉和其他所有人，谢谢你们指引我穿过这片未知领域。

马茨·阿尔梅高，谢谢你的圣诞冷餐会。

最后，要感谢每个读了这本书并向我提出机智问题的人。当然有你，贝蒂娜·威利，你总是问个不停。还有克
斯廷·阿尔梅高、比吉塔·万斯特伦、耶尔克·马尔姆斯滕和弗雷德里克·塔尔罗特。

没有你们，写作的乐趣将失去大半，其他事也一样。

目录

第一部 四进制 / 1

第二部 诱饵 / 135

第三部 零号场景 / 247

第四部 大火 / 351

第一部 四进制

我从来就没有写日记的欲望。

事事周而复始。年年有如一。生命开始，生命进行，生命又结束，大千琐事就算是写下来，回头再去看也不会觉得这一切就更有兴趣些。一天结束就是结束了，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就算泥土已经“砰”地砸到我头顶的棺木，也不会有任何人对我在三月份的某个星期一做了些什么感兴趣。

没有任何事能促使我写日记。

除了一件事。

那就是意识到不会有任何人能读到它。

11月25号，周二

空中飘着雪。

人人的眼里都透着惊恐。

1.

他们开枪击毙在巷子里的男人死晚了。

他三十岁出头，穿着牛仔裤、衬衫和风衣。这个天气才穿这么点儿有点过于单薄了，不过他看上去倒像是刚洗过澡，肚子也挺饱——这是他们对死者的承诺，他们也做到了。

但谁都没说之后会怎么样。于是，他落得了这样一个下场。

他曾在老邮局后面的那两堵石墙间逗留，气喘吁吁，缕缕白气随着他的呼吸出现和消失在眼前的黑暗中。小路尽头的金属门是关着的，他不由地感到一阵惶恐，但马上又把这种惶恐压制下去。显然，这是一场博弈。脚步声在身后逐渐逼近，那三个穿反光背心的男人即将到来，他已经无路可退。

事实上，一刻钟前，当消息到达欧洲各大报社，淹没在茫茫如海的各类新闻通讯中时，他还活着。关于有个男子在周四凌晨四点多于柏林市中心遇害的消息只有短短三行字。报道里没有任何措辞透露死者是流浪汉或者瘾君子，但是人们在读到这篇报道时却有这种感觉。这是报社有意而为之的。想要说谎，就最好先坚持事实。

在最理想的状态下，这条消息会夹在许多不痛不痒的报道中，出现在明天的晨报上。当然，这只不过是为了安全起见，甚至很可能都没有必要。这只不过是针对潜在目击者的解释，因为说不定真的有人看到急救人员将已经断了气的被害人抬上担架，推进一旁等候的救护车，关上后车门呢。随后，救护车打开蓝色旋转闪光灯，在冰冷的细雨中呼啸而去。

其实哪家医院都没去。

不过话说回来，也不可能有任何一家医院回天有术了。

救护车里坐着三个沉默的男子，祈祷自己行动及时。
但他们晚了。

2.

警察强行打开通往楼梯间的那道漂亮的双扇门。他们砸开铅窗，从里面打开锁，只花了几秒钟。

真正的障碍是随后的那扇金属门。那扇门是高规格的防盗门，很重，很有可能价格不菲。现在门锁死，警察无法破门而入，营救里面的中年男子。

假如他还活着的话。

一大清早，诺尔门的警察就接到求救电话了。接线员花了不少时间来确认打电话来报警的女人没有喝醉，头脑清楚，且表达无误。她认识他吗？是的，她认识。他会不会去了其他地方？不可能，简直无法想象。他和她失去联系有多久了？没多久，昨天傍晚两人还通了电话，那时候他听上去情绪不错，说着一些有的没的。她害怕起来——他在抱怨的时候，她还能掌握他的情绪，但若他竭力表现勇敢，想让自己听上去态度积极，她就知道一定是哪儿不对劲了。第二天早上她给他打电话，他没接，她心里便像被刺了一刀般领悟了。这次，他是真的出事了。

女人表达清晰，语气坚定，接线员被说服了，终于在处理下一个报警电话之前通知了警察和急救车。

第一支巡警队刚赶到现场，立刻就发现女人的判断是正确的。

所有的门都是锁着的。透过房门的彩色玻璃，紧闭的防盗门呈现出一种模糊的形象。更里面的地方传来广播里的古典音乐，以及从满了的浴缸里溢出水来的潺潺声。

着实不是一个好兆头。

克里斯蒂娜·桑贝格站在楼梯的下面两格台阶上，视线穿过包围着电梯井的黑铁网格，眼睛直直盯着那边的一切动作。门后，曾经是她的家。

火热的黄色金属碎屑从锁匠的电锯上纷纷掉落。锁匠试图强行打开这扇防盗门。对于安装这扇门，她一直都是抵触的，直到那个改变了一切的夜晚之后，她才被迫接受。

当初装门是为了保护他们，如今他却可能死在这扇门上。现在，如果她不是这么歇斯底里、忧心忡忡，她肯定会气得发疯。

锁匠身后站着四名警察，焦急地等着进去救人。警察身后又站着两名同样焦急的急救医生。起初他们还大声呼喊他的名字。“威廉，”他们喊道，“威廉·桑贝格！”但是没人应声，最后他们放弃了，安静下来，任由锁匠专注锯门。

克里斯蒂娜能做的只有眼睁睁地看着。

她是最后一个到达现场的。她匆匆穿上牛仔裤，披了件小山羊皮外套，把蓬松的金发束成马尾，跳进汽车，尽管她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这个完美的停车位，并下定决心周末前决不移动。

那时，她已经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先是她刚起床时，接着是在晨浴前，然后吹干头发前又打了一次。那之后她直接打了报警电话，还花了不少工夫让接线员相信自己已经猜到的事情。事实上，从她醒来的那一刻就知道事情不妙，但她总想消灭这种念头，就像他们交谈时她每次都把负罪感掐死在萌芽状态一样。

其实，她恨自己还跟他保持联系。他所承受的比她的更沉重，不是因为没他伤心，而是因为他允许自己感受这一切。两年时间的讨论、辩白，对原因、概率和假设的反复思考没能改变任何事情。是她，肩负着两人份悲哀的重担，外带一份内疚，因“分配不公”而起的内疚。

不过，话又说回来，生命向来是不公平的。

如果公平的话，她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了。

终于，防盗门打开了，警察和急救人员在她面前拥进公寓。

时间戛然而止。

他们的背影消失在长长的门廊里，留下的空白仿佛一直蔓延，永无止境。也不知道是过了几秒、几分还是几年，音乐被关掉，水声也没了，所有的一切都彻底沉默。

直到所有人出来。

大家回避着她的目光，低着头绕过狭窄的转角，走出门廊，穿越经过电梯的短小过道，急转弯，朝螺旋状的楼梯走去，没人用手去触碰旁边那装饰着壁画的昂贵墙壁，所有人的动作敏捷而轻柔，小心又急促。

克里斯蒂娜·桑贝格身体贴在铁网格上，让担架从她身边通过，去往楼下停在人行道上的救护车。

塑料氧气面罩下的就是那个她曾经称之为丈夫的男人。



威廉·桑贝格不是真的想死。

更确切的说法是：死亡并不是他的第一选择。

他宁愿活着，健康地活着，体面地活着，学会遗忘，找到一个理由可以好好地洗衣服，每天早晨醒来，穿上干净的衣服，走出去，做些对某个人有意义的事。

他甚至不需要做到所有这些，一两件就够了。他只希望能找到一个理由来停止思考那些让他痛苦的事情。既然无法找到，那么下一个选择便是终结一切。

而那显然也并不顺利。

“感觉怎么样？”面前的小护士问道。

他半坐在漂洗过度、已经发硬的床单上。病床用一种老式的方法铺着，床单在黄色毯子边上翻折起来，仿佛医院仍然不肯承认，这世界上已经有种东西叫作“被套”。

他看着她，努力不让自己的痛苦表现出来——体内残存的毒素正向全身扩散着不适。

“比你想象的差，”他说，“比我想象的好。”

她听到后笑了，这倒让他吃惊。她最多也就二十五岁，金发，貌美。也许是被身后逆光映衬的效果。

“看起来这次还不是时候。”她说。这种实事求是、几近于拉家常般的语调也让他诧异不已。

“有的是机会。”他说道。

“这就对了，”她说，“人就应该往前看。”

她的笑容本身就是种绝佳的平衡：灿烂得足以让人轻易看出其中的讽刺意味，又足够克制，不损害幽默感。他突然语结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有些不悦，对话就这么结束了，而她占了上风。

有那么几分钟，他就这么安静地躺着，看着她在病房里忙碌。她的工作富有效率，都是按部就班：换走吊瓶，控制剂量，在病历卡上写下该记录和已检查的内容。一种安静的高效率。到最后他都开始怀疑他是不是误会她了，她刚才根本就没和他开玩笑。

她完成了病房里所有的任务，最后整整他的床单，尽管整理的结果微不可见。离开病房时，她突然站住。

“我不在的时候别做任何傻事，”她说，“只要你还在这里，做傻事就是在给我添麻烦。”

她向他眨了眨眼睛，充满善意地告别，消失在外面走廊，随手关上身后的房门。

剩下威廉就这么一个人躺在床上，他感到浑身难受，但似乎没有什么明确的原因。他就是不舒服。为什么？因为她没有用那种照顾人的母性口气跟他说话，而他已经作好了被激怒的准备？还是因为她刻薄的评价是这么出人意料，让他几乎感到了挑战和戏弄？

都不是。

立刻，他就明白为什么了。

他合上眼睛，紧闭双唇。

是语气，一模一样的语气。

所有的一切都是她会说的。

突然间，他再也不被体内那难以名状的疼痛困扰了——管他是缺

少盐分还是缺少水分，要么就是各种药品在他这劳累了五十五年的躯体里留下的各种垃圾现在要集体爆发——也不再在意结疤的伤口在手腕包裹的纱布下慢慢愈合。都不是这些。他是在被其他什么东西困扰着。又是那种感觉，一直以来都是那种感觉，来来回回地，每次他想淡忘，它总是带着双倍的力量向他反扑。也是那种感觉让他昨天傍晚走进浴室，痛下决心。

只是因为他没能看到征兆。

尽管讽刺，但也没有别的方法来形容了。

他，无法破译那些征兆。

真他妈的。

他应该趁她还在这儿的时候要点镇静剂什么的。止疼片也行，或者安眠药，要不就让她在他脑袋上痛快地去一枪，但她可能办不到。

他发现自己的处境和昨天傍晚一样：身体好像在一条深无止境的黑暗通道里坠落，他发疯地想要坠到地面，摔死自己，从而可以抛开控制他头脑的那些念头。它们总是暂时离开，让他看到些许希望之光，却又卷土重来，使出浑身力量击倒他，告诉他谁才是主宰。

他伸手去够从墙上垂下的白色电线，按下管状按钮，喊人来帮忙。他希望别再是那个护士了，一改尖酸的伶牙俐齿，转而向她低声下气地乞讨安眠药将是非常让人心烦和挫败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她能让他睡着哪怕片刻，也是值得的。

他这么想着，再次按下按钮。

奇怪，没铃声。

他又按了一遍，这次按得更久了些。

还是没声。

这可真奇怪，他想着，就算医生在其他病房忙活，也可以随便派个护士过来问问他要干什么。

然后他就看到了灯。墙壁上红色塑料罩里的灯，就在呼叫器电线的上方。灯难道不该亮吗？就算没听到铃声，灯也应该亮着，表示他按铃了。

他又按了一次。再按一次。还是什么都没发生。

他全部注意力都在这个失灵的呼叫装置上，结果被门突然打开的声音吓了一跳。他朝门瞥了一眼，心里盘算着下一步是攻是防：是大声埋怨铃坏了，还是为歇斯底里地按铃请求原谅？

没等他的眼睛完全适应门外的光线，就明白上述两种选择都是不可能的。

站在床脚的这个男人既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

男人穿着西装，没打领带，还有一双毫不相衬的大靴子。三十出头的样子，不过也难说，一个男人把胡子剃光的话并不好判断年龄，更别提他的身材显然经过长年累月的锻炼。二十五岁有可能，四十岁也有可能。

“这些是给我的？”威廉问道，他想不出其他话来。

他点头示意西装男人手里的花，男人低下头看了看，仿佛忘记手里拿着东西。他没有作答，而是把花随手丢到洗手池里。显然，花只是他混进来的道具，好让他从走廊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而不让人注意到。

“威廉·桑贝格？”他问道。

“苟延残喘中，”威廉回答，“但正是我。”

男人站在那儿，两人默默地对视着。他们用眼光互相试探，尽管从威廉的状况来说，他也没有办法做出其他反应。

“我们一直在找你。”男人终于说道。

是吗？威廉试图理解这人在说什么。他想不起来最近有什么人和他联系过，不过话说回来，就算真的有人想联系他，他也不一定会注意到。

“我最近有些麻烦。”

“我们可以理解。”

我们？见鬼，到底是谁？

威廉稍微坐直身体，挤出一丝干笑。

“我倒是想招待你，但他们对吗啡可没那么大方。”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话说得唐突而急促，嗓音里有某种东西甚至让威廉一度放松了警

惕。男人看着威廉，目光依然坚定，但那眼神背后藏着别的东西——急迫，或许还有恐惧。

“我想你们找错人了。”威廉说着，挥了下胳膊，或者说试着挥了下胳膊，静脉滴注和心电图仪上的电线限制着他的行动。不过，这些都印证了他自己说的话：威廉·桑贝格现在的处境可谁也帮不了。

但这个健壮的年轻人摇了摇头：“我们知道你是谁。”

“‘我们’是谁？”

“这不重要。你才是关键。你能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穿透威廉身体的那种感觉既熟悉，又意外。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或许会有这样的对话，那时他绝不会吃惊。但是今天才来？

站在床脚的男人说着流利的瑞典话，但又暗藏着点口音。具体是哪里不好说，但确实是有的。

“你是哪儿来的？”

年轻人看着他，眼神假装失望，好像在说威廉应该看得出他是不可能得到回答的，或者说就连问这个问题都是不明智的。

“瑞典安全局？国防部？海外关系部？”

“很抱歉，无可奉告。”

“行，”威廉说，“那么替我问候他们，谢谢他们送来的花。”

他用一种收尾的语气说道，意思是对话到此结束了。为了突出这点，他又抬起手来按铃，眼睛却盯住年轻男人，好像告诉他两人之间已经无话可说。这次，仍然什么都没有发生。

“铃要是正常的话，灯会亮的。”男人说道。

出人意料。威廉看着他。

两人的目光再次碰撞，谁都不说什么。终于，威廉松开呼叫器的电线，任由线圈划过黄色毯子边缘，垂到自己肚子上。

“我今年五十五岁，”他说，“已经停手多年了。我就是博登堡垒^①，很久以前还有点用，但现在只是行尸走肉，坐着等死。”

“我的上司不这么认为。”

^① 博登堡垒位于瑞典沿海，是冷战时期瑞典防御苏联入侵的重要战略工事。

“你的上司是谁？”

他用一种尖锐的语气问道。他无力再在这样的对话中周旋了，他想吃片安眠药，就这么睡过去，而不是和眼前这个迟到十几年、健身过度的臭小子智斗。

倒是年轻人先结束了对话。

“很抱歉。”他仍旧这样回答。他抱歉地叹了口气，转身向门口走去。

这就要走了？威廉心想，奇怪的会面，奇怪的收场。

但当男子打开房门的时候，走廊外面俨然站着其他两个人，他们正等着进来。



下午一点刚过十分钟，卡罗林斯卡大学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在充满回声的走廊里巡视着病人的情况。

查房已过一半，没有什么特别的病例出现，下一个病人是名五十多岁闹自杀的男子，他药物中毒，胳膊上有刀口。基本上找不出什么让他在重症监护室里待得更久点的理由了。该患者刚输过血，这是为了补充流失的血液，也是为了淡化体内的自杀药物浓度。送到医院时，他的状况并不危急。要么是他犯了错，服药过少，要么就是虚张声势，以此来提醒家人自己的存在。要知道，这种人并不少。

总而言之，他很快就归他们管了，这是肯定的。埃里克·托内尔医生站在病房门外，快速翻阅着病历，然后合上，朝同事们微微点头：这间病房稍微看下就行了。

他们踏入病房，首先看到的是一张空床。

洗手池里躺着一束花，床头柜上的花瓶被打碎了，地上是皱巴巴的床单，输液管空垂在支架上。

洗手间没人。衣柜里病人入院时的衣物也不见了。小柜子里的抽屉被拉出来，翻倒了。

威廉·桑贝格不见了。